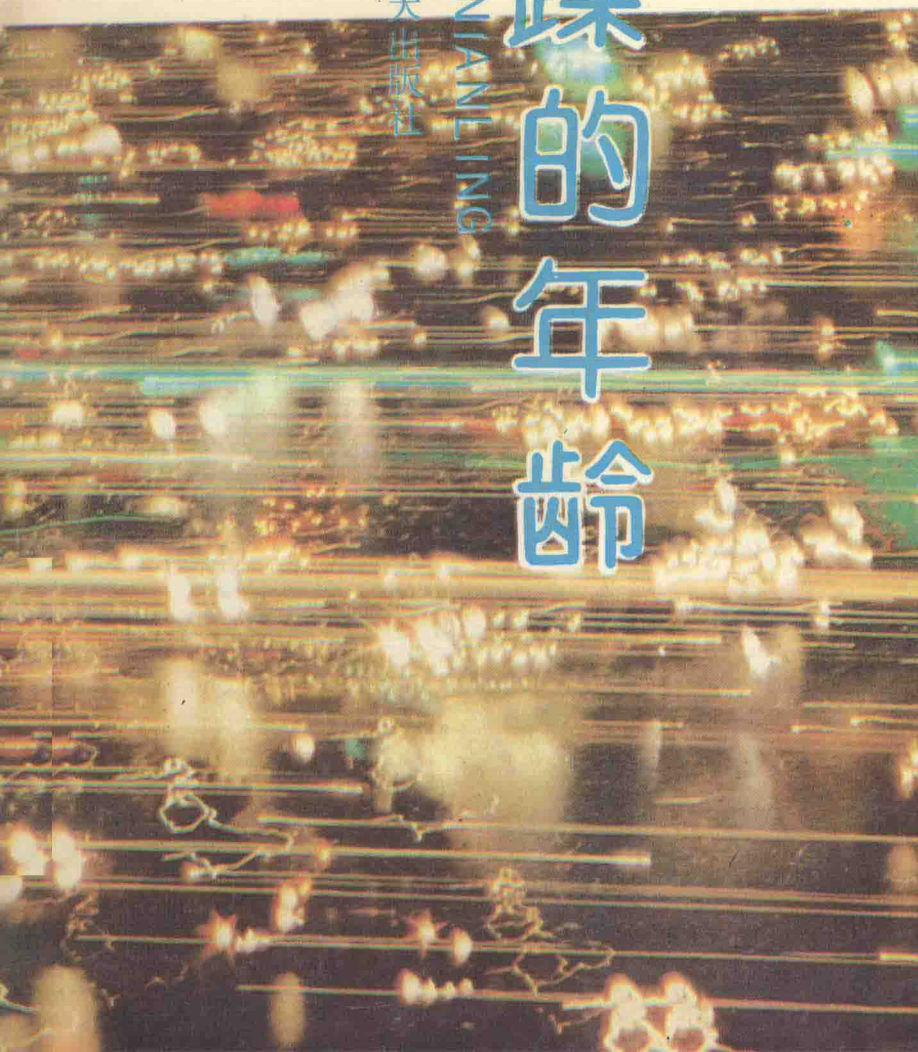


浮躁的年齡

FUZAODENIANLING

● 张力慧 著 ● 明天出版社



浮躁的年龄

张力慧 著

明天出版社

1990年·济南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十七篇中短篇小说。

作品塑造了一群不同个性的中学生形象。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尚不成熟，处在浮躁的年龄。他们看待世界及自己的生活，像万花筒一样，五彩缤纷，有红色的，蓝色的，也有灰色的……可喜的是他们很有朝气和勇气，在不断地探索和追求中使自己逐步趋于完善，使生活得以和谐。

本书大部分作品是作者在中学读书时期创作的，因而富有生活气息，思想性寓于浓郁的人情味之中，颇具感染力。

浮 躁 的 年 龄

张 力 慧 著

明 天 出 版 社 出 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75印张 123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79

ISBN 7—5332—0847—1

I·118 定价：2.85元

目 录

这一片绿叶	(1)
浮躁的年龄	(9)
柯柯的行为	(16)
莲莲这女孩	(23)
酸耶? 甜耶?	(29)
挣钱的柳柳	(39)
橄榄色的太阳鸟	(46)
鲜的海	(60)
玫玫和玮玮	(73)
十七岁的我	(80)
别说无聊	(89)
隐在日中	(101)
一叶情思	(114)
夹竹桃, 夹竹桃	(125)
我是谁? 我是阿良	(135)
摇一摇我的万花筒	(176)
荔荔和妈妈	(211)

这一片绿叶

我家的楼下住着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叫珠珠，珠珠的脸是方的，眼是圆的，眉是浓的，个子不高，却敦敦实实的。我估摸着他长大了准是个惹人眼的小伙儿，有一次，我对珠珠这样说，珠珠伸张双臂，眺望远方，显出很愉快很自信的样子。

珠珠在一天天长大。他始终都用一种平和信任又稍有点依赖的目光望我，这让我好感动。屈指一算，我大珠珠五岁，能勉勉强强做他的小姨或小姑什么的。每想到此，我心里就萌出一种催他扶他的欲望，确切地说，是某种责任感。

珠珠愿吹口哨，声音是极尖极脆的，逗得树上的鸟扑楞扑楞乱飞，这时，便是珠珠最惬意的时候。珠珠最惬意的时候就斜着嘴角笑，双手还散散懒懒地斜插在口袋里，神态很稚气似的。珠珠是稚气的。我守着珠珠却从也不敢说稚气这两个字，他是最不喜欢这

两个字的。

一个初夏的早晨，天气最好。远处有一团雾，挺朦胧挺神秘的，树和山全都看不清楚。风是柔和的，风多情地吻雾，雾却无动于衷，很有意思的天，我喜欢这种天，我想珠珠可能也喜欢这种天，因为他是喜欢诗的，而这种天是最有诗意的。

我坐在一棵杨柳下，柳下再也没有别人，我感到寂寞，很希望珠珠能在这个美丽的早晨来和我聊些什么。珠珠是很能聊的。正在这时，珠珠就神仙般地闯入我的视野。见我惊异的模样，珠珠自然是惬意的，他的笑溢在斜着的嘴角上。

我乐，打量珠珠，今天珠珠穿着一件米黄色的恤衫，一条石磨蓝的牛仔裤，乳白色的旅游鞋，是很精神很洒脱的。

珠珠大声说：“嘿！你好呀？”

我说：“嘿，你也好？”

说完后，珠珠就坐在我身旁，从他的头上身上散发出一股微微的汗酸气，他的头发是墨黑墨黑的。

我说：“珠珠，这是一个多好的早晨啊，你爱早晨吗？爱太阳吗？”

珠珠嘻嘻笑，我看不出他是不是在打趣，他说：“我不喜欢早晨，不喜欢太阳，我喜欢夜晚，喜欢月

亮。”

“为什么呢？”

“寓意中太阳象征老头，而月亮象征姑娘，我喜欢姑娘，不喜欢老头，就这样。”

嗨！好个珠珠！我随着他一起哈哈笑，痛快淋漓。

珠珠忽然一本正经地说：“我要问你，请你回答，什么是日子，日子是什么？”

我说：“珠珠，我只能告诉你日子是生活，而生活是什么，没有一个人会说得明白说得透彻，是真的。”

“我常常想，日子也许像块大面包，里面有数不清的，琐琐碎碎的渣子，尽管如此，大面包还是好吃的。”

我说：“珠珠，你是聪明的。日子也许就像一块大面包，是好吃的，也是好看的。”

雾散了，树和山全都看得见了。珠珠忽然扯开喉咙毫无意义地叫了一声，对我说：“没意思的日子也算是一种日子吗？”

我说：“是的，一个人只要爱昨天，爱今天，再爱明天，他的日子就是好的。”

珠珠望着幽远的天空，没说什么。

这几天，珠珠似乎很忙。每天一大早就见他穿着运动衣跑出楼洞，手里还拿着一把吉它，找地方自弹

自唱一段。他起居做事都很有规律，这一点儿和大多数的男孩是不同的。

我们这座楼的环境很好，楼西侧有一片小小的杨树林，说是树林，其实也就是几棵树。现在是夏季，嫩绿嫩绿的叶子全都鲜鲜亮亮的，有时候树上还停着几只鸟，叫声脆脆的，欢欢的。珠珠说那是他的天堂，在天堂里漫步，他便想起了数不清的美好的事物。

我拿着羽毛球拍去树林里找珠珠，准备和他玩一玩，哪知他没答应，摇摇头说，今天不行啊，今天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嘲笑珠珠：“你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装得跟个小大人儿似的。”

珠珠有点气：“你怎么总是这样呢？你为什么要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和我说话呢？真讨厌哪！”

我诚恳地说：“珠珠，对不起。这算一种恶习呢，不是一天半天就改得了的。”

珠珠原谅我了，他说：“在这方面你比其余的人强多了，最起码儿你敢认错。”

我说：“珠珠，你唱个歌儿给我听吧。”

珠珠就熟练地弹起吉它，边弹边唱：“有个好姑娘，站在高高的山上，我翘首翘首，还是不见你来。来吧来吧，我的姑娘我的力量……”珠珠望着远方，

很动情地唱。

唱完后，我用劲儿鼓掌，鼓励他。

珠珠转过头去笑，有点儿羞涩似的。他说：“我最喜欢这歌了，绿绿也喜欢。”

我说：“绿绿是谁？”

珠珠眨眨眼睛告诉我说：“绿绿是我最敬重的女同学。她懂事可多啦，不是又浮又浅那种，够有味儿的！”

我开口说：“珠珠啊……”

珠珠打断我，说：“你别说了！这不关你的事！我的个性希望我这样做。而我又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就一定要做！”说着把手揣在口袋里，很舒畅地喘几口气，“人是需要交流的，每个人遇到自己适合交流的对象都不要放弃。如果让世俗的东西束缚自己是很悲哀的。”

我说：“珠珠，有把握考上大学吗？”

珠珠说：“人都有自己的一份长处，你有你的长处，我有我的长处，为什么偏要聚在一起争呢？我天天都想，只要有一种工作，从内心真正地喜欢它，就会保持永久的新鲜感，就会永久地努力去做，这是最好的。”

我说：“珠珠，我没有必要说你了，因为你是有

思想的。保留住那份自信，再抓住每天的太阳，珍惜每一片阳光……”

珠珠坏笑，斜视我说：“阴天没有太阳怎么办呢？”

我无可奈何，叹气说：“你啊珠珠！”

珠珠的笑又变得很优雅，他说：“你看，绿绿来了。”

果真，一个挺文静的矮个女孩儿走近了，手里拿着一本书。“good morning!”她用英语向珠珠打招呼，很随和很大方很纯洁的样子。

“good morning!”珠珠指着我说，“绿绿，这是我的朋友，很现代的。”

绿绿向我伸出手，礼貌地说：“你好！”

“你好！”我说，“绿绿，你们都谈什么呢？”

绿绿说：“谈宇宙，谈天地，谈社会，谈家庭，谈功课，总之，存在的东西都需要谈。”

我说：“你俩算是知心朋友吗？”

绿绿说：“现在还不算，以后会算。做什么事情都是需要时间的，况且是了解一个人。”

我转身问珠珠：“你觉得你怎么样？”

珠珠说：“还可以。最起码不算坏。因为我没有真正恨过谁，世上有几个人做到这点了？”

绿绿安静地笑了，她说：“我做到了。每个人活在世上都不容易，为什么要费时费气地恨另一个人呢？”

霎时，我觉得我不如他们单纯，不配和他们一起谈论什么，因为我曾恨过别人，我很无聊。

一天黄昏，吃过晚饭后我下楼散步，还坐在柳荫下的那块石台上。珠珠悄然跑来，极其敏捷地窜到我的背后，兴奋地说：“明天我要去电视大厅参加全市业余歌手大奖赛决赛，请你祝福我。”

我马上说：“祝福你珠珠，你一定会成功的。”

珠珠很认真地道谢，他说：“我认识音乐学院的一个老师，他说我音质不错。”

我说：“绿绿知道这件事吗？你得告诉她。”

珠珠说：“知道，是她替我报的名。”

“拍不拍电视？”

珠珠自豪地仰头：“当然拍！后天晚上你哪儿都不许去！在家老老实实在地看看电视上的珠珠吧。”

我握住双拳替他打气：“珠珠，你可得帅气点儿，盖过那些满脸菊花纹的笨家伙。准备穿什么？”

“校服，我是学生。”珠珠说，“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现在的学生是不可小看的。天地间的一切东西

都是我们的，我们要把一切东西变得更美更好……”

第三天晚饭后，绿绿来敲我家的门。

我连忙说：“今天哪儿都不去，就想在家看珠珠。”

绿绿说：“我也来看珠珠。彩色电视上的珠珠一定比黑白电视上的珠珠更好看，你家是彩电吗？”

我忙点头，说：“是的。你快进来快进来，一会儿就轮到珠珠了。”

珠珠穿一套浅灰色的夏装，头发微微有点儿蓬，眼睛锃亮锃亮的，嘴角又挂着那种我见惯了的笑，满面自信！

我说：“绿绿，珠珠一定会胜的，你看他的眼！”

绿绿有些紧张地紧盯着屏幕。

伴着悠扬的音乐，珠珠唱开了：“有个好姑娘啊，站在高高的山上，我翘首翘首，还是不见你来。来吧来吧，我的姑娘我的力量……”

珠珠声情并茂，边歌边舞。浅灰色的夏装在我面前化成了一团濛濛的雾，珠珠端坐在雾中，舞姿出奇的美……。

珠珠终于得了第一名，精神百倍地跳跃欢呼。

绿绿说：“珠珠真的是个很好很妙的男孩？”

我说：“是的，像一片鲜亮的绿叶。”

浮躁的年龄

蓓蓓似乎每天都是新的。

夏天，蓓蓓爱穿格子衫，蓝短裤，回力牌球鞋。瘦高的个子，长长的腿，头发短短的，蓬蓬的，从后面看完全像个男孩子。

蓓蓓极愿笑，一丁点儿的小事就乐半天，老也喜不完似的。我劝过她好多次，说：“蓓蓓，别太疯张，没事儿就不兴老实点儿？”

蓓蓓歪着头气我：“还不兴笑呀，就笑！嘻嘻……哈哈……”

那天早晨，我坐在窗前看雨，雨很轻很细地落，眷着什么一样。忽地一只又软又热的手从背后捂住了我的眼，我知道除了蓓蓓没别人，就说：“你撒手吧，别闹！”

蓓蓓边嘻笑边撒手：“你真傻呀，这么好的小雨，出去走走淋淋，多么有诗意啊！”

我禁不住笑，说：“你还挺浪漫呢。”便和她走出院子。

蓓蓓迈开弹性的腿舞了几下，又猛地搂住我的脖子：“日子真美啊，谁不爱它呀，真好啊——”

我问蓓蓓：“听说昨天你和老师顶嘴了？”

蓓蓓点头：“他说的就是不对么。”

“人家老师说‘只要努力就能成功’，有什么不对的？”

蓓蓓根本不怕，斗鸡似的凑近我：“当然不对！傻子再努力也无济于事，再说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而社会允不允许则是一个最大的前提，老师说话没前提，能算对？”

我说：“蓓蓓，你是个愿钻牛角尖儿的主儿，总有你吃亏的时候。”

蓓蓓有点儿失望地望着我，嘲弄地说：“我还小吗？”

我说：“难道你很大了？”

蓓蓓自信地攥攥双拳，严肃地绷着脸儿，很有意味地说：“我真的很大了，该尽力做我想做的事了。”

我说：“你最想干什么？”

“不告诉你。”蓓蓓有些得意地笑了，很自在地甩着胳膊，又兴奋地贴近我，一手扯住我的耳朵，一

手扳住我的头，故作神秘地说：“我告诉你个秘密。”

我说：“你一惯做让我大吃一惊的事儿，这次最好不是。”

“是！”蓓蓓自豪地仰起脑袋说：“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健美队，女生中我是第一个报的名儿，她们全不敢！”

我吃惊，皱眉，接着说：“什么？健美队？就是穿着三角裤在台上晃来晃去的那种？”

蓓蓓涨红了脸，大声辩解道：“那是一种正经的运动，不许你轻视。”

我说：“我知道那是一种不适合你参加的运动，就显你了！”

蓓蓓做鬼脸，又嘻笑：“怎么啦？有什么不好？想说我疯了是不是？”

我说：“我知道你开放，可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件挺出眼的事，许许多多的人会议论你，说你……”

“谁怕呀，只要我自己喜欢就行！”蓓蓓很坚定地甩甩头发，哼着歌独自向前跑去了。

我停步，望蓓蓓的背影，一个很好看的青春少女的背影。

放暑假了。蓓蓓的脸庞稍稍黑了些，眼却比以前更亮了，这使她显得分外的精神。

我在家门口碰到她，问起健美队的活动怎么样了。

“好极了！”蓓蓓欢叫，手舞足蹈地讲述，“好多女生都报了名儿，今春市里举办的中学生健美比赛我还得了名次哪。”

我替她高兴，忙问道：“第几？”

“女子乙组第二。”蓓蓓有点扫兴地咕哝，忽然又抬头，气恼地嚷开了，“谁不知道似的，第一名根本赶不上我！”

“那为什么你不是第一呢？”

“她是什么主任的千金呗！”蓓蓓气得胸脯一鼓一鼓的，嘴里却说：“我才不气呢，大家都知道我是最出劲儿也是最好的，这就行了呗。反正我再不想干了，没意思。”

我说：“蓓蓓，做事可不能三心二意的。”

蓓蓓不理我，说：“我要卖冰棍儿，赚钱花。”

我说：“蓓蓓不许胡来呀，你根本不是做这种事的年龄。”

“放假的时候也不许吗？我用别人休息的时间赚出我的学杂费，我觉得很光荣很有意义。”

我知道准劝不住她。

蓓蓓一贯是说干就干，第二天就在街口卖冰棍儿，一声连一声地喊，一点儿也不羞怯。炎热的烈日烘照着她。蓓蓓热得够呛，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额上臂上都沁着细密的汗粒儿，见我来，很畅快地咧嘴笑，露出两排瓷一样滑且白的牙齿。她说：“你看到了吗？我流汗了，我劳动了。”

我说：“蓓蓓，你这样做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蓓蓓说：“开眼界。总有一天我们要自立，自己先找机会锻炼一下有什么不好呢？”

我说：“蓓蓓，我能学你吗？”

蓓蓓打趣地说：“你早应该这样了。”

我们对面楼上新搬来一家，他们家唯一的一个男孩儿是小番，约有十七八岁的样子。小番爱嘻闹，刚来的第一天就和我俩搭上了话，原来我们三个都在同一所学校，小番是马上就要毕业的高三生。

蓓蓓不眨眼地望着小番，忽然开口说：“你真壮啊，胳膊粗得棒子似的，有一米八了吧？”

小番的脸腾地红了，避开蓓蓓的眼，讷讷地说：“我是学校篮球队的，能不高？”说完，就迈开大步跑了。

“他跑得真快呀，一步顶我好几步哪！”蓓蓓痴